重校戰國策序録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稽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赦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説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

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
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
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濂
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
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
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
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
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
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
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
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
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濂不同而考之無疵
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
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
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
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
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
放而絕之莫善於見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
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
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
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
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
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録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
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
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
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脱為半字以趙為肖以
齊為立如此字字作類字一本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
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
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
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
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集曰下有夫字周室自
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
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

論孝悌之義脩篇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
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
思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恩德下及康昭
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
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
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
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
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朝會以相一
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阻小國得有所休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
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
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

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
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
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
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
人列錢劉同曾作例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曾作兵為強
是以傳轉作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
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
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絶矣睨世益甚萬乘之國
七千乘之國五敵作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
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
曾集作巧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

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
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
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
儀公孫衍陳軫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
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
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曾無弱
字蘇秦結錢劉結下有從字之時六國為一以偪脊秦秦人
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
秦帝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
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蹈隴
蜀之饒聰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

侯一本下有而字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克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賊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脱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卉華錢華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録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續周顯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續齊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劉曰集作畫）周之君臣內自盡計（續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續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

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逝（作鳥集兎興馬逝）曾聶耳之力而舉之（一作甑）百鈞（一作鈞）而鼎（本無一字）上有（一本無凡字）凡一鼎而字（一本無凡字）鼎而作（一本無凡字）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

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圭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耳劉集曾鉞作耳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得城於秦受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果進兵

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集本改作謂一作謫韓王
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
秦假道于周盧本另作一條是
以無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
告急一作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
寶令之西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
盧本作秦小
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具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
盧本惠周另作一章
我為楚韋以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
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
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

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
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
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
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
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今
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
韓令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
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劉錢無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
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
惡續史記兩惡作畏於秦史厭一作史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
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

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集本改作謫一作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令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具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道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

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令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劉錢無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續史記兩惡作畏)於秦史厭(一作史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

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
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
弗集一去弗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
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之君患之為周謂
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秦
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
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
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
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
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己也
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貶而所以不可者好
毀人周文君免士集曾一去士字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
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
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
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
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
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
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
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
本同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之君使人問之對曰續韓非子文與一

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
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
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
趙之難子曾本作子攻下林作子集本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
夫弟石麐作夫秦者以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
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
計之道也曾曰
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
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
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曾錢集作西錢一作而止秦之有已
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足
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
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
之士為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
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也相
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
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
齊王誰與為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
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
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川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

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
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
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
趙之難子曾本作子攻卞本作子集本作子劉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
夫為字盧作夫秦者以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
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子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
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
之何計之道也錢劉本作陸全
使無乃天下之戰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
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曾錢集作西錢一作而止秦之有已
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足
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
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
之士為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
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也相
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
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
齊王誰與為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
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
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川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

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子集本作子劉作改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實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曾錢集作西一作而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足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矣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矣之士為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川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

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
天下之理也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
魏趙故曾無故字必怒一作恐怒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齊與
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固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
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机郝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
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興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
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齎趙宋
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齎
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齎以
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
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改勁作助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
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
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
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
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為曾為下有物字
劉無茂行明群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怨強秦不
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
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為齊奴
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
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

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謂之曰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有鳥無鳥之際則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無楚字何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咎右而為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廩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云恐作使於相國相國之為太子三國臨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作錢劉作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見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見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

喜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操金與書閒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字事久且泄自今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為曰公盡陰計昭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為賊而陽堅（一作堅）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謀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卷第一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高誘注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毛居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籍兵乞食於西周食糧也韓慶爲西周繼史記蘇代爲西周謂薛公韓慶西周臣也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韓魏之強也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厚多也重尊也齊必輕矣益韓魏而齊輕也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謂薛公危不安也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攻秦也又無籍兵乞食勿示秦以少兵少糧也君臨函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無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

張彊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秦秦使使賀之故曰帰楚王以為和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今弊邑以此忠秦秦得東國而益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恩德齊使得帰楚王必以東國與齊也楚王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慮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為周最謂李兌曰李兌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也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令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令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也一曰戰而曾一作攻劉作而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扼猶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居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樗里疾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為卒甚敬敬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楚王悼王之孫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悼王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游騰後語謂楚王曰游騰周臣也昔智伯欲伐仝由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仝由狄國或作仇首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仝由卒亡無備故也廣大車也九仝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晉以受鍾智伯隨入兵伐而取

之也相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相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吞滅使楼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戒之為戒也二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字無國而憂大王為大王憂也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秦代蘇秦兄也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秦代蘇秦兄也患憂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者高都韓邑今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為相國也侈曰公不聞

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也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節信符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最周公子也不如譽秦

王之孝也因以應為太后養地原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
太后必喜見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公周最也
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也攻趙取藺離石
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祁本屬西河藺本屬太原也是攻用
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
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善射養姓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夫集劉錢無也字
養由基曰人皆劉錢下有字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
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
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已錢劉作以善息少焉氣力
倦弓撥矢鈞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
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
又以秦兵出塞過魯一作劉集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
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沒也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
也吾當為五楚吾將者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
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君也使人先於境迎吾得也而君自郊迎令天下
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使楚聞之也曰周君所
以事吾得者器必一無必字名曰謀魯集作謀錢劉作某楚王必求
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效致也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伐也周君患之蘇秦
謂曹一作調集劉作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也通也韓魏必

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齊秦也）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布周臣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侯號曰太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鑄冶曉鐵理能相劒太公不知其劒善故歸之而責其劒）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

買良劒公不知善歸其劒而責之金折而不責（雖願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折其）

買劒也越人請買之千金（錢劉下不肯有劒字與越人也）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無以語人獨知其利）令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肯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

買信貸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史記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史記作南陽）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河南）

為辭不往請秦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穆（君故求救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故不救）周君反見梁

囿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囿禽曰梁囿有林池曰囿）秦毋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秦毋恢周臣也溫囿今在河內是時屬魏丁猶咸也此囿近周梁囿作取溫囿也）反見魏王

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有患也（患憂也）周君謀王也（周天子也故曰謀王也）而設以國為王

扞秦（扞禦也傳曰扞禦也）扞也（言魏為周無所扞禦也）而王無之扞也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柰何綦毋恢曰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溫囿也）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戍守也）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利利錢（作私）溫囿以為樂（私受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而贏四十金（溫囿貢於魏王八十金耳周君得之則貢自二十金故曰是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為周字）謂楚王曰周必亡矣利便也與如周臣也為周謂楚王楚王懷王）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險塞名也山形屈壁錢辟作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今不橫行於周矣（橫行東行）宮他謂周君曰（宮他周臣也）敦不熟（敦讀曰飩飩北滅也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邦滅亡鄭桓）錢劉下有臣字）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為齊楚阿滅亡此皆恃援國

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
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周最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齊周
周之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稈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
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
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悍勸王齊周最
三國攻秦反三國魏韓齊也反還也
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
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無下周字劉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
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
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
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
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見而行交善
於秦為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謀
矣

戰國策卷第二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高誘注

衛鞅亡魏入秦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座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可與為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去奔秦秦孝公封之於商曰公孫鞅衛公之後孫也或曰公孫鞅商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大也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白辟也詩仲山甫不辟強禦不侮鰥寡此其隅也賞不私親近私猶曲也法及太子太子卒為惠王黥劓其傅太子犯法刑之不赦故黥劓其傅以墨實其中曰黥截其鼻曰劓也期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道不取拾也民不妄取民非其物不敢取也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一本下有十字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劉作欲傳商君傳猶禪也傳或作傳也

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惠王孝公太子也
也有頃言未久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欲還歸魏也人說惠王曰大臣太
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
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也無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
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圖謀
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
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日魏以其讎公子卬
而沒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還卻商惠王車裂之也
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
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
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函
谷殽阪皆有塞險要也
殽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
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
沃野

千里故田美民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壞故曰形便也此所謂天
府府聚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
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稱帝
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驗也秦王曰寡
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
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之文文赤與白謂之章也道德不厚者不
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
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猶肅莊
里之道為遠而來在秦庭寡人願以他日敬承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
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也補遂國名也編續後語
輔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民之
君子舒嬴姓也
舜伐三苗翼善傳聖曰堯作聖明
日舜聽聰兜三苗皆國名禹伐共工共工官名

也霸於水火之間任知訓訓撫刑之後子孫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夏桀為無道故成湯伐之崇侯虎為紂卿士淫虐故武王伐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紂為惡故文王伐之紂為惡故文王伐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也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錢劉作無語字相結天下為一擊一也兵車之轂比相當馳傳言語相約結使天下知同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戢也文士並餗一作飭諸侯亂惑餗巧也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治也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也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上下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愁聊賴也民無所聊賴者也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也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息休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本事末多攻文辭以相加誣故曰天下不治也弊其聲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下相親也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之士也勇戰之士也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攻於戰鬬之場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以利國廣地不可得者也雖古五帝三王五伯劉錢無五伯字集有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勢力也故以戰續之續猶備其勢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攻擊刺撞刺貶後可建大功建立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故仁義強於內也故仁義而行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善也劉止一元字非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故服諸侯非兵不可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惛不明也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能行霸事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秦之說

不見用也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也蘇秦仕趙趙王資貂裘黃金使說秦王破開中之橫使與趙同從從則相親也秦王不肯從故蘇秦用金盡而貂裘弊也資用之絕去秦而歸歸洛陽也贏縢履蹻負書擔橐橐囊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狀有歸色歸當終愧愧慙也音相近故作歸耳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不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中奇異之謀以為揣摩簡汰也練濯濯治劉熾熾盛也讎酣陰符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揣摩揣定也摩合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塞也名也見說趙王

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鐵劉雖華山名也言趙王屋鐵劉雖清高似山也抵掌而談抵據也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武安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革車兵車綿繡千純純束也白壁百雙黃金萬溢萬溢二十兩為一溢也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散關中之橫使秦窮服也故曰抑強秦也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頓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勝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也當秦之隆盛黃金萬溢為用經用轉轂連騎炫煌於道炫煌猶光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王侯尊趙王

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棬揉桑為樞耳）伏軾撙銜（撙抑也）橫歷天下（徐廣曰歷行也）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劉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也）父母聞之清宮除道（也）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也）張施（也）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也）嫂匍伏（匍匐也）蛇行（匍匐也）四邦自賔（之）跪而謝（謝前過也）炊（炊）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則父母不子（不以為已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秦惠王孝公子也）惠謂寒泉子（秦寒泉子秦處士也）曰蘇秦（東山東山東欺詐）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從以欺秦以幣帛約乎諸侯（也）趙固負其衆（負特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矣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也）（一同上於棲亦明矣續李善引作俱）寡人忿然（忿怒）日久（含懷也）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墮壞也）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為秦以客卿也仕）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教）冷向謂秦王曰（冷姓向名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故）攻宋也（以猶也）使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交）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聰明為先自知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知而不言故曰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樂陽魏陰小陽大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軍聲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也字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為盡節致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曾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任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異死生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天下莫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病困也蓄積索索盡也田疇荒蕪治也不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德不能懷也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怪異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

魏之居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水濁一作詔令天下齊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限難也）長城鉅防（鉅防作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未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存亡勝則存敗則亡也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國策作五渚）江南（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荊王亡奔（曾作命）走東伏於陳（可使韓魏）而謀臣不為（不為此謀也）引軍而退與荊侯可朝也（可使韓魏）而謀臣不為（不為此謀也）引軍而退與荊人和（和平也）今（一作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之下也）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王所都也）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中陵大梁魏也）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今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國錢也治猶制也穰侯相秦欲興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也）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潞贏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

號令不治賞罰不信也地形不便趙王都鄗無險固故曰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野民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技武安趙括對於武安曾更有君將趙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上下君臣也貴賤不相信貴謂卿賤謂士貶則是鄗鄲不守拔鄲鄗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也一本有合字屬河內羊腸塞名也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趙上黨屬韓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甲鎧苦勞也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曾下有又字為秦矣為猶屬也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池作洿續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害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名魏氏今屬河內也流灌池一舉而三晉亡從者以故從者山東六國也從而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偏隨而伏者敗從者山東六國也從而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偏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劉作伯王尊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不矣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乃復慈卒乃一作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却退也天下固量秦錢本有之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并軍而致一作至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一本有之字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

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頓羅也病困也）
積索田疇荒囷倉虛（貢曰囷方相傾倉外者天下比志
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然
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
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
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一日號到牧野便剋紂故曰一日）
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無不字）
傷（傷愍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三國晉曾集作智韓魏也）以攻趙襄主
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
矣且將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策蓍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
國可降何國可降何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
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
身以成襄子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解於韓魏與
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國猶軍攻拔曰以成襄王之功也）今秦
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
地形利害天下莫（莫如也）如秦國者也以此與天下天下
可兼而有也（與天下爭可并而有）臣昧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
所以舉（舉本一字無）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
燕以成伯王之名（成立也）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
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
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
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曾恐當作主謀）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

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
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亦不敢反於秦矣言魏以秦兵戰死止之而不
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
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曾劉集亦作問對曰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下兵出兵也塞轘轅緱氏之口塞斷當屯留之道屯留今上黨縣
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魏絕南陽魏與南陽絕也楚臨南鄭
誅周主之罪周周君也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也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
以令天下令教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

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偷後語作偷字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
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曾劉無
業字遠矣顧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曾錢本集本富國作國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
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
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

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
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
謁白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
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以周韓也
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
能禁禁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
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臣也
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
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為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
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

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平臣請助王斯言樗里
子言也張儀誣樗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
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作楚矣錢劉
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害也種樹
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
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一本無為字和楚
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親也相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
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
與猶助也勁彊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必入西河

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西河王用儀言取皮氏（皮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秉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之也）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郭君（古文言虢也）矣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其孥適西山也）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適秦）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僭尊號為王故曰自以）

為王能害王者（一本無者字）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橫（一本作橫門有門字）君之善用兵用兵（鉄劉只一用兵字）與陳軫之智橫門君秦將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也）來必惡是二人橫門君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之間鉄劉只作馳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一本作軫貴）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已殷王高宗武丁）之子（子胥忠乎鉄劉無乎字集有）其君天下欲以為臣（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胥奔吳為闔閭夫差）

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劉本無乎字）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曹作子欲何適）請為子車約（約其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順從策謀）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訛（續後語作桃）其長者一本更有二字詈之訛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訛者曰汝取長者乎曰（一本有字）取長者容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之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本作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曾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為（欲為劉本作為欲）乎軫為忠一（一本更添一忠字）

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臣不忠之楚而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三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高誘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聞喜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戰國時秦兼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其後秦欲伐齊（伐齊曲沃也）齊楚之交善（善猶親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報也）齊楚方權子為寡人慮之柰何（慮計也）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約其也幣幣帛也試猶嘗視也）張儀南見楚王（楚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王（說敬也大王楚王也）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王（唯獨也願為王臣無有與大王比者也）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齊威王也）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厚重也）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懽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

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苟誠也閉楚北方城之塞也絕齊惟合之交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獻貢也若此齊必弱齊無援必弱也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而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魯一作已利錢劉一作利也與齊絕為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為己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宣徧也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百群臣聞見者畢賀畢盡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為楚王臣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獨空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曾錢劉夫秦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必為大王之羞矣大王必聽臣之計無出地於秦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也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猶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也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作從曾一作從作衰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

乎王初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也都邑與秦俱伐齊也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也故曰是我亡於秦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也全空也事一云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作固必大傷傷病也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齊秦合為一故復合也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幾得不滅大者也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也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親猶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棄去也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也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以餘計為寡人計也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也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吳乎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歌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曾管作干與之說乎管姓也說言也有兩虎諍一作爭人而鬬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貪也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無刺也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也刺殺齊楚今戰戰必敗敗下敗字錢劉一無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

害害危也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要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本無也字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惑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犀首窮困也李斷謂公孫衍曰李斷人也斷秦不如召甘茂於魏召

知之者（一本無之字）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三川義陽川周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一作乎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也介也）甘茂至魏謂向壽曰（壽從聽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為多張儀（錢劉本作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先王（惠王也）謂魏文侯（文侯名斯）曰伐中山（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語言也拔一本作擢字申中山之功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故曰羈旅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名字族姓）而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一本無已上十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逃走也）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則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翹）臣恐王

為一本為上有之字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受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序作讒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之告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固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秉吾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秦秦何矣韓失楚援故孤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青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漢中以懽之也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止卒士也不止攻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喜也猶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侈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也助明日鼓之宜陽拔得也宜陽拔得一本作拔韓邑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息休也休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惡甘茂譖毀之於王曰內攻疾衍有衅釁而外與韓侈為怨韓侈韓相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戰功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以復攻甘茂之事也秦死傷衆盡怨樗里

疾公孫衍之造謀伐
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
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為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
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難伐其後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賑賑救也
齊使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雖與韓
合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相御復合也故曰以見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強也與寡人爭辭
則王必聽之煦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
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

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
有家貧而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
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
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
煦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為秦所棄
逐也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
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
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續後語殽谷注殽里之谷今京
兆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悉知也或作鼃谷夫非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
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強合韓魏還以
圖秦能傾之故曰非秦之利也秦王曰善煦則栾何蘇代曰不如重其

贊劉作重贊厚其禄以迎之彼来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相即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一作秦代偽謂王曰齊湣王曰一作偽謂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迎之即迎之齊甘茂必不德王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也德恩也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續後語而厚處之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公孫衍也子衍也甘茂之吏道而劉無道二字也

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也告語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公孫衍無其寵也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盖為楚和於秦屈盖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欲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休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欺我也楚魏為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秦二策

紀昀評點寫

信恃大國不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為義續若下注作弗則上當作弗義以告
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為義也弊邑秦自謂也
祭祀今又劉錢又作有續古人有多作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
地或武陽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
為齊獻書穰侯蘇代秦相也穰侯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
弊邑之王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
深讎也深重也三晉首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
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
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
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

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
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
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
兵而為之鉤劒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
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為晉楚所卹故
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
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劉作矣秦將取上黨哉也夫取三
晉之腸胃腸胃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
竊必之曾集之上有為字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
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也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
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

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 續二國史作虞其為醜夫說太后 十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 怨詬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 乃曾鈺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止不以魏醜夫為殉者也